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學案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論語學案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論語學案十卷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鈔已著録宗周講學以慎獨為宗故其解為政以徳及朝聞道俱首揭此旨其傳雖出姚江而頗能救正其失其解多聞擇善多見而識章有云世謂聞見之知與徳

性之知有二予謂聰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窮於聰明而聞見啟焉今必以聞見為外而欲隳聰體黜聰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其鍼砭良知之末流最為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謂氣質還他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為性也雖與朱子之說稍異然亦頗分明不苟蓋宗周此書直抒已

見其論不無純駁然要皆抒所實得非剽竊釋氏以說儒書自矜為無上義諦者也其解見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錯過義利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陽之一餓尤可謂大節皭然不負其言矣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語學案卷一

明　劉宗周　撰

上論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說悦同樂音洛慍紆問反

學字是孔門第一義時習一章是二十篇第一義孔

子一生精神開萬古門庭闡奧實盡於此　學之為言效也漢儒曰覺非也學所以求覺也覺者心之體也心體本覺有物焉蔽之氣質之為病也學以復性而已矣有方焉仰以觀乎天俯以察乎地中以盡乎人無往而非學也學則覺矣時時學則時時覺矣時習而説説其所覺也朋來而樂樂其與天下同歸於覺也人不知而不愠不闕其為天下之覺也故學以獨覺為真以同覺為大以無往而不隅其所覺為至

此君子之學也說樂不愠即是仁體孔門學以求仁

即於此逗出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弟好皆去聲鮮俱上聲

孝弟是後天最初一脈為萬化之所從出故學以務本者本此然孝弟之有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也是為良知是為

良能於此而反求其本其為天命之性乎　孝弟以為仁是務本之學巧言令色以為仁是務華之學務華者根絶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令之於仁以外面做起安得不的然日亡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三省不是三項事學以忠信為本忠必證之人謀而始真信必證之交友而始見如曰為君父謀而

不忠與妻子言而不信則人或勉焉故曾子獨標此二義於此日日提醒毫無滲漏方是為學問立根基而又從事於傳習之間孜孜不息以進於道則反身之能事畢矣此曾子所以得聞一貫之傳也他日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即忠信也曾子於此正是做一貫工夫以為先三省後一貫者此不知忠恕之旨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主忠信忠信之於學要矣

哉　宋人有一日三檢點者程子曰不知其餘時做甚勾當予謂檢點著在甚麽處倘檢點處無分曉雖時時檢點成甚勾當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治國之道本天德以為王道首先敬事而信以成之又漸推開去節用合下愛人有損上益下意力役之征最為民病故又就愛人下抽出言之自敬事推到

使民其究以為民而已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弟子之學只是古者小學教人之法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益生而習之如饑食渴飲家常茶飯不可一日離也迨夫習與智長漸授以學文之功亦所以學此孝弟謹信而推之於愛衆親仁者古者人生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七歲教以別男女八歲教之讓九歲教

之數目十歲出就外傅學書計肄簡諒十有三歲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此皆餘力學文之事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人必好惡之心正而後行誼敦倫紀篤終身德業可以臻至久大故子夏論學首以賢賢易色為言賢賢易色可與語立志矣賢賢則必以賢者自待必以賢者自待則必為忠臣必為孝子必為信友凡事都做

到徹頭徹底不肯半上半落只此是真人品真學問即未暇到學文之功固已得其本矣然則世有忽畧於躬行而專恃口耳者雖謂之目不識丁可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無通毋

威重一章總是實勝之學必先從氣宇檢點起見得學者一種輕浮之習其病道為最深其於學也雖得之必失之何固之有若是者正以心之不存先病於

浮也故主忠信要焉纔獨學便須友為輔弟恐以輕浮之心先據人上隨在皆損友也至於學之進步全倚遷善改過上做工夫倘用心稍有不實未免姑且因循過去故友曰無友過曰勿憚此忠信之心為之而厚重不待言矣學焉而固為何如哉學之固不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朱子曰而今人都是臨深以為高切中學者悦不若已之病人苟有善下之心則隨處皆得勝友其不善者而改之非吾師乎

或曰不如己是異己者亦通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聖賢論學惓惓以孝弟為本雖治天下國家化民成俗其道亦不越此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温良恭儉讓五字分明畫出一個聖人須知從何處得來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終其身也孝子之事親也終其身志父母之志行父母之行何分存沒分兩觀者亦為父子之間未必一德相仍有時以善繼為志善述為行此其志與行雖出於人子而未嘗不志父母

之志行父母之行必至三年無改乃謂之孝則當其親在之日勢未可遽觀其行事矣何也沒且不忍改行要之終身況親在之日乎甚矣孝子之用心若也

父行未必盡是道在孝子看來則盡是道只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本以節人情之流主於嚴勝第當行禮之際則委

蛇進反稍以人情為遷就而未嘗斤斤焉桎梏於尺寸之間使人望而知畏故人樂從之亦禮意原是如此故曰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知和而和者知禮之用和而轉導於和和勝則流不以禮節之則節亡矣其如和何哉故行禮者慎無因用而溺其體也禮之用只在度數節目之間看若大綱所在絲毫不得放過若就在節中看出和亦不是如父坐子立是禮然行禮之際使人子終日跕立亦不自然有變

通远是和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有子言持身涉世之道皆就人情所最易忽處檢點來如一語輕諾人一貌輕假人一時輕與人作緣皆極易茍且吾輩往往有此病痛豈知後來有不可繼者乎薛文清公云一言不可輕許人一字不可輕假人一茶不可輕飲人頗得此意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人生只是居食二字營營結果一生今舍此不為更有何事獨吾所學一事是安身立命之符不可頃刻放過尚恐一語輕出反成逗漏合之於慎言而事益見其敏如奔馬無嘶精神只在兩蹄尤不敢自以為是也必就正有道以要其至此其於學可謂真發心真下手真能不作湍假觀者故曰好學云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樂音洛好去聲磋七多反謂與之與平聲

學者之於道不是懸空摸索須實試之當境只貧富兩關幾人打過來貧則諂富則驕鮮有不為境所遷者用幾許學力從凡夫中脫胎換骨方進得無諂無驕地位然自知道者觀之何啻太山之於培塿河海

之於涓滴不足為有無自無諂無驕又不知用幾許學力方進樂與好禮地位到此地位又豈無百尺竿頭一步乎夫子於此直是引而不發在而不圖賜足以知之切磋琢磨之詩分明證出道無窮學亦無窮意故夫子亟與之又亟進之曰告諸往而知來者言貧富之論已成往迹而賜之穎悟更能相引於無窮也賜真可與言學也已矣言詩云乎哉　夫子之答進子貢前一步子貢之引詩又進夫子前一步故曰知

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或問知人可學乎曰可莫先於自知知吾心之是非而天下之為是非辨知吾心之是而非非而是而天下之是是非非辨吾心本知也有物焉翳之則昏故學在致知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而子輿氏直本知言與養氣為作聖之功難言哉難言哉　聖人就人不知同患處一轉到自已身上為一生難了學問

不是辨官辨材上論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為政以德只是篤恭而天下平氣象君子學以慎獨直從聲臭外定根基一切言動事為慶賞刑威無不日見於天下而問其所從出之地凝然不動此子只有一個淵然之象為天下立皇極而已所謂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也天一氣周流無時不運旋獨有北辰

處一點不動如磨心車轂然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曰天樞北辰即北斗第四星間無星處北斗亦晝夜旋轉與南斗相對皆密邇北辰處故其旋轉只在斗間若其餘衆星隨天三百六十五度旋轉各以所麗為遠近皆一日一週天而遲速不同北斗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斗入地下三十六度南北相亘地之不動正此天樞所貫處然天樞不動處亦間不容髮此氣之生生處也尋常言天心天何心即不動處是天心這

便是道心惟微其運旋處便是人心惟危其嘗運而嘗處處便是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人之學一也

吾觀北辰而得君道焉大君無為而能無不為故萬化自理又觀北辰而得心學焉心君無思而能無不思故百體從令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思本無邪其卒流於邪者弗思耳以為思欲無邪非也思無邪者閑邪之學

也詩以理性情人心之邪只從性情流動處生來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各得性情之正何邪之有如桑間濮上失之淫小弁正月失之傷全經臚列其間正變之異同得失莫不極人心之變使讀之者即所觀感而興起則閑邪之學亦可躍然於言下矣故一言足以蔽三百云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音導

為政以德而齊以禮以刑輔之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矣然任德者只見德而不見政雖政亦德也任禮者只見禮而不見刑雖刑亦禮也其任政刑反是而民心之應違因之此王霸之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學莫先於立志志立後猛用工夫方有持守可觀持守得力亦有解悟可入悟之久則源頭盡徹悟之極

則形神不隅更由此而進之則純乎天矣從心所欲不踰矩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天道也葢孔子從七十後視履考祥故自序年譜如此實萬世學者公案云 聖人一生學問浸假而上不登顛造極不已四十以下猶是凡界人五十以上則清虛高遠渺際寥廓莫知所之 孔子自道猶屬謙詞自志學以後加十五年功纔立脚得定又加十年功纔自信得及又加十年功纔見得合下賦予之理又加十年功及

就形骸處體認纔破安排障蔽尚未知身之有當於道何如也直沒身焉已矣語意不過如此命只是氣數之命氣數之命即義理之命知命之大者是忘得喪天下最逆耳的是何物惟有稱譏憎謗覺格格中拒故云逆耳之言耳順者是忘毁譽也或曰聖學到晚乃僅作如是觀乎曰談何容易聖學只是凡夫修盡盡得凡夫便是聖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違告懿子是一教法蓋就世禄之家言但防其悖越犯分而已故僅曰無違其辭嚴其於禮主節勝者生事葬祭發無違之緼告樊遲又是一教法蓋就樊遲粗鄙近利者言則非委致盡變竭始終之情文不可故詳述之如此其辭勉其於禮主文勝者所謂因材而篤分明是天地化工或曰子何以知聖人是兩

樣教法不失之穿鑿附會否曰夫子教懿子決不作未了語待其再問故懿子亦受教而退未嘗蓄疑也使聖人有未盡之意必借樊遲轉問方了前件不已勞且拙乎懿子既退偶值有門人在御舊話未忘復爾拈起所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意未嘗不在樊遲也吾儕虛心想當日事情諒聖人胸次合有此等伎倆未嘗穿鑿附會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問孝是人子身上事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是父母身上事問是孝答是慈有何關涉豈知人子於父母其初只一人之身父母的痛癢便是人子的痛癢若於此漠不相關更有何孝可言唯疾之憂非徒以慰親之為孝也知乎此者必能以其身為父母之身以其心為父母之心而終身孺慕之情有無所不至者矣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别乎養去聲别彼列反

問安視膳都是養邊事敬則真心之自致於養者非嚴威儼恪之謂也如曾元之養曾子只是養曾子之養曾皙便是敬非真謂猥褻之養自同於犬馬而以禮貌周旋之為敬也或曰愛與敬有差别何得以愛為敬曰冬溫夏凊昏定晨省於禮貌何嘗不周旋只是真意不到便似慢親一般則亦謂之能養而已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

色是心精之注於外者不但一心而已并一身肢體血脈皆畢露於此打合在父母身上便是一體之愛事親者到此有著力不得處故難若取給於服勞奉養之間抑末矣　學不可以僞爲至於根心而生色則形著動變達於天下矣唯孝子之道亦然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顔論答見於論語者無幾而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所言何事子終日言則回亦必終日問終日難故相引於無窮而曰不違如愚不知不違處在何言句日在簞瓢中但有安貧樂道面孔可偵而曰退而省其私不知所私者何事夫子終日言回終日行亦步亦趨不失服膺而止不必有以發之也而曰亦足以發回深潛善學始終不失其如愚之體而曰回也不愚聖人句句示後人疑端知乎此者於學問之道亦

思過半矣　凡人之可以耳目盡者必其人囿於形迹者也其不可以耳目盡者則超於精神矣聖人之於回也若疑焉若訝焉既曰如愚又曰不愚耳目之前語言之下幾不足以得回而知回之於學也深矣得其内而遺其外超於精神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然則回其潛龍乎喟然之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於回而曰如愚曰不愚是師弟精神相遇處　回也不愚亦是疑詞非初疑而卒

信之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人心自有安處是平日志向所決積漸慣熟安頓其中而不自知者須晝觀妻子夜卜夢寐始得然此不以造詣說只論真偽之品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新與故本只為詩書六藝之時習而言而必以故為

德性之故有者鑿也然詩書六藝之理本具於德性
溫故者既若操吾心之故物而知新者亦若抽吾心
之新緒亦何必判內外而二之乎必言為師者若曰
學以時習則先知先覺之任庶幾在我而後人之知
覺亦於是乎有賴矣此亦夫子自道也

子曰君子不器

儻之九㚇之塗公胥之斲推而至於堯舜之治天下
皆器也君子不器其體天地之大全而一以貫之者

乎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人未有不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雖君子亦然但君子全是一副躬行精神其不得已而有言亦以言其所行而絶不操有餘之勢一似倒用者然非以言之於既行之後也葢君子慥慥之學如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

和與周渉世之道不甚相遠但出於君子則為和全

是元氣周流與人為善之心雖似同而非同出於小人則為同全是私情狎比與人濟惡之心雖似和而非和和則和於君子未嘗不和於小人同則同於小人必異於君子心術一分而世道治亂之機恒必由之可懼也夫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專言學則學必兼思兼言思則學只是學學一途而思乃求以自得於心者葢耳目心思合併而用之者

也偏廢則兩妨學非其學學必罔謂無得於心猶迹而失之訛舛思非其思思必殆謂未摭其實信心而失之孤危其病道均也而殆尤甚他日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蓋罔則爲俗學耳殆則必爲異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凡出乎中庸之道者即爲異端異端者於大道中嬌之以爲異而其端緒可指也如楊之仁墨之義佛老之性命皆竊吾道之一端而矯之爲異者至於佛氏

作而其說恍惚杳渺漫無端緒可尋矣故害道滋甚
異端之害道先中於人心新奇之說一倡能使天下
羣起而攻之而禍且決裂而不可救至於生民糜爛
無父無君此孔門之所以斷斷洙泗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汝
子路力行可畏未必心地劃然緣他氣質兼人往往
失之徑行直遂故心易受蔽心有所蔽則認不知以

為知者有之此所謂不知而作也故聖人頂門一鍼
告以求知之道知不求之外而即求之在我為知為
不知何人不分曉正恐自謂分曉不免種種是錯認
得不真須是仔細查考來所知者既不妨自信所不
知者尤不妨自疑則信所信知也信所疑亦知也是
知也而非以無不知之為知也此等學問只虛心反
觀便自得之但胸中習見積久倘或沙汰不盡不免
時啓時閉終身擾擾學者須從格物致知之功始得

良知在我無所不知但為私意錮住則有時而昏眼中些子塵便全體昏黑更無通明處故知則全體皆知不知則全體皆不知更無半明半暗分數但此蔽有去來則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耳夫既有時而知有時而不知則并其知而非人能知己之不知正是無所不知的本體呈露時如金鍼一撥宿障全消

語云無行所疑最為難事是子路一生病痛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

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子張學干祿蓋病在誇多鬬靡炫燿聞譽有希世之心一似為干祿而學者然故夫子亟以為己之學挽之多聞多見總以為反約之地聞見雖多試措之於言行往往疑者多而信者寡即言行其所信而從不敢肆然而出之唯恐多言多召尤多動多宿悔也以是為言行縱不能盡免於尤悔而亦云寡矣不曰無

之而曰寡亦據其慎言慎行之心則然而要之學焉而後知不足則寡尤寡悔亦非大賢以上不能者此之謂祿在其中所謂身安爲貴道充爲富不待求而自得者也學者誠知寡尤悔之即祿而後可以言學充得盡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以爲學焉而祿自在者此又深於學干祿者也　言行分慎敏兩法此皆言慎者敏行之精神正自戰兢惕厲中來也　聞屬言凡所聞者皆言也見屬行凡所見者皆

行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人主以一身託天下臣民之上未有可以權揑馭之也奉天道之無私以順民心而已舉直錯枉所以奉天道順民心也民焉得不服然君舉錯只一相相擇羣有司羣有司擇百執事百執事下至胥吏之賤皆以此道遞推之則天下帖然成大順之治雖唐虞三

代之化不過如此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敬忠而且勸所以責民之道至矣盡矣至問所以使之則必有端本之術在而非可徒責之民者使民敬吾求吾敬耳使民忠吾求吾忠耳使民勸吾求吾勸耳纔上行則下傚捷於影響是操必得之數者也故曰則敬則忠則勸云孝慈則忠人未有孝親而不自

致保赤子而不心誠者此忠之至也故能使民忠葢以孝作忠又以慈感忠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孝是人最初一念天理流動纔達之第二念便是弟以孝弟推之便得刑寡妻御臣僕之道自此而九族而百姓而昆蟲草木皆即此一本而推之裕如者此孝之所以為百行原而萬化之本也堯舜禹湯文武

嘗以孝治天下矣故曰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知孝之所以治天下則知天子有天子之政諸侯有諸侯之政大夫有大夫之政士庶人有士庶人之政政不同而言乎不出家而成教於孝一也夫子所以曉或人者至矣奚其為為政言舍此不為將何所為而為政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

信是本之真心而見之然諾之際者是身世作合關鍵猶車之有輗軏然舉世尚狙詐人而無信一味心口相違千蹊萬徑用得熟時若以為非此不可物身不可御世然豈知有斷斷乎其不可者可不可只在是非上而行不行方較利害上人而無信任大小地位都行不得即小事尚然而況大事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

知也

夫子繼衰周而為素王修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垂後世固萬世帝王之所統也子張問十世可知意非徒知之而已正求夫子所以垂後世者何若使斯道之統傳無窮耳曰十世亦遠矣不知夫子之道即三王之道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自堯舜以來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至三王而俱備矣後世帝王無以加矣三王所因之禮即百世所因之禮三王所損

益之禮即百世所損益之禮因其所因損益其所損益則治革其所因膠其所損益則亂百世之治亂不可知而所以治治亂亂之故可知張子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夫百世之後所可知者亦法三代以為治而已如秦之法律漢之黄老晉之清談隋之暴梁之佛唐之夷宋之議論元之寛縱皆舉先王之法而蕩然夷之而至於天經地義之不可廢者固歷千古如一日則亦不害其為可知者世道之降也皇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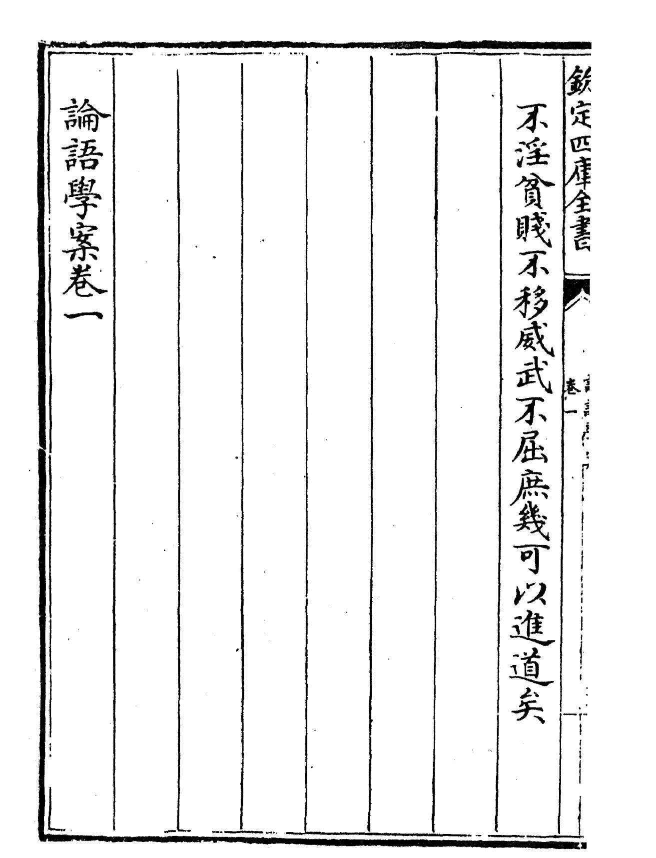
而帝矣帝降而王矣王降而霸矣後世之有天下者霸焉而已矣仲尼生於衰周早知暴秦之必代興故序書終之秦誓修春秋則始終經緯五霸之迹憫王道之不復作也惓惓修舉其廢墜以傳之來世其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則其所因所損益之大端也茍有行先王之道者亦舉此而措之耳不幸而有秦漢隋唐之亂終不足以有為而猶得以吾聖人所託之空言者存先王之道於千百十一之中使

人類之不終為禽獸則仲尼之功於是乎大矣　後來董仲舒天人三策頗發明此意其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又曰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質武帝稍行其說故漢治最為近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非鬼而祭見義不為斯二者皆有惑心焉惑者何利害是也人苟利害之為見則方寸日流於邪僻苟或

可以邀福分外一切奴顏婢膝皆將不顧名義而為之雖非鬼可祭至於顧忌一生却又畏首畏尾每事退託雖所當為者亦有所不敢為矣兩項事只是一項人能為非鬼之祭者必見義不為趨利者必避害也曰論曰無勇畫出小人情狀若合符節可見世人終身庸庸苟苟行徑不同總是一副柔腸脆骨甚究總為身家計耳夫唯超然於利害之途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力破詭讀之性養成剛大之氣富貴



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庶幾可以進道矣

論語學案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學案卷二

明 劉宗周 撰

上論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聖人誅亂臣賊子往往就處心積慮處摘發他真種子出來使他罪狀無逃亦便指點他良心開以自新

之路於季氏八佾則曰是可忍也於宰予短喪則曰於女安乎可見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歌雍比舞佾罪狀加著夫子又以名義喚醒之既無所取益彰其僭耳止緣魯僭用天子之禮樂故季氏承桓公之後亦用天子之禮樂然禮大夫不得祖諸侯諸侯不得祖天子此等大名義魯君臣皆相視決

裂矣向徼夫子救正之孰謂周禮果在魯也　前輩楊用修嘗辨魯用天子禮樂以為非成王所賜伯禽所受其説甚當然予則謂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其生也成王雖臣之及其死也反葬於周必葬以殊禮祭必祔於文武之廟亦祭以殊禮成王宜弗敢臣焉則歌雍舞佾蓋本世室之禮而用以王者之主祭其相沿用重典有自來矣魯人以為周公在周固嘗享天子之禮樂成王實賜之雖行於國中也何傷遂僭

至於郊禘明堂位篇魯諸儒又從而傅會之甚矣其不可信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宜為當時僭禮樂者言然人而不仁則本心之德亡五官雖具百行雖存亦行尸坐肉生意萎矣禮樂為衛生之物莫大焉者器數之陳器數自陳耳生意不相統人其如之何哉甚言禮樂之不可以貌為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易去聲

禮之本不可見即忠質文皆末也學者由文而反質由質而反忠其庶幾乎禮奢寧儉儉反乎質矣喪易寧戚居然中心之愛焉忠矣夫儉亦禮之儉也非本也然由儉而思其所從出則禮之本可知戚亦喪之情也非本也然由戚而思其所自起則禮之本愈可知矣本不可見而由奢得儉由文得情直從枝葉漸漸推到根荄則一點真精神所託始處自可不言而喻

矣或曰忠亦本歟曰禮原于太一所謂無體之禮是也無體之禮禮之本也忠者心之體即禮之體謂心之體則可謂禮之本則不可然天下豈有心外之禮故林放問本而夫子以寧儉寧戚告之欲其思而自得也然人而不仁如禮何仁其本歟曰此主行禮之本言故又曰人而不仁如樂何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諸夏無君終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其他間鼎請隧

偪逐僭擬之事不可勝紀葢滿目是無君世界有出夷狄之下者此夫子所以大管仲之功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魯君臣之僭非一日度非口舌之所能爭即使夫子仕魯亦豈能遽革郊祀諸禮而反之正其所以轉移化導之權亦必有漸矣旅泰山而以救正詰冉求直曰不能葢師弟一時惋惜之言故夫子不責冉求而

弟繼之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若乞靈於鬼神之一殛然則聖人之詞於是乎愈嚴而亂臣賊子聞之亦應股栗而自廢矣雖然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許敬菴先師述云君子無爭道在自反射之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所謂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者也唯務

自反不知有爭故曰射有似乎君子所謂其爭也君子似有爭而實無爭微婉之詞也　世間射名射利互相爭勝無已時一似射者爭先命中然朝市皆射圃也而聖人以爭之道不可以訓天下故於飲食起居出處辭受之節極之郊廟朝享每事節之以禮讓默消其陵競之心而於射發其揖使卿大夫生而習之為六藝之一即辨官論才亦必以射進其意微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君子無爭蓋以

禮物身以讓養德其素所學問如此即於射亦見其無爭謂雖天下必爭之地而猶然無事於爭也其所以為君子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作一句讀言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也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其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與祭多者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

者有讓削以地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當宁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

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賔勸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酬之禮以是為罰也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或謂下而飲是下堂而飲又云離去射位而飲皆非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繪胡對反

禮本是先王教天下之善物葢紀綱人道一日而不可廢者自晚周文敝有後進之禮樂而憂世君子且并其禮而厭薄之至以為忠信之薄亂之首葢亦有見於文敝之禮不可以言禮非盡去之無以返人心之厚而聖人以為棄禮而返吾所厚不若就禮而議其所先先後之數睹而禮教亦無敝於天下矣故子夏有禮後之悟而聖人遂與之進老氏之見一等矣素以為絢本言素可以加絢而子夏以為素即是絢疑天下

文章莫大於太素之質隱然禮為亂首之思從世道起見夫子解之曰繪事後素則非素即是絢可知而子夏始悟禮之為後也曰後則必有為之先者然亦何可得而發也可與言詩所謂真能轉法華者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夫子既能言二代之禮而徒病其無徵則亦無害其可言也必欲有徵者何也欲天下之皆尊而信信而

行之也行二代之禮將以救周禮之衰挽周文之盛耳其所感者深矣按左傳杞夏餘而即於夷故不足徵殷微子封於宋先王之禮樂猶存其後日以散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删詩又亡其七篇僅存者五篇雖勝於夏之無存而總歸不足徵矣　孔子言夏殷之禮者欲言其禮意耳若其經制之備則周禮之所監也周因乎夏殷所損益可知也詎曰杞宋之

徵云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按禘禮九獻天子一獻后亞獻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魯禘非禮自始至終皆不足觀曰既灌而往夫子微文也不敢自言宗國之失也先儒謂既灌而往始列尊卑叙昭穆孔子以魯祀躋僖為逆故不欲觀朱子謂魯之君臣懈散故無足觀宜亦兼有之葢大本一差其餘節目處有種種不堪著眼者聖人故隱

之而未發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魯禘不欲觀非魯君臣之所知也亦非或人之所易知也即吾夫子蓋嘗學禮焉而不敢知故直以為不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則禘固有天下者之所知也非其人而欲知其說祇成其僭妄之惑而已若謂臚列其事迹講求其意義遂足以知

之則有章縫之業在或人當自得之耳指掌之示直是覷得分明將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就一掌裏托出方是知禘大學問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吾不與祭如不祭則祭必如在可知而如字正相應古人祭祀七日戒三日齋親見所祭非徒如之而已曰如在云者神之也神之也者誠之至敬之至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祭外神所以昭崇報之義非以邀福也若起狐媚之心以邀福則即此一心已是得罪於天了然人生得罪處亦擢髮難數自一動一靜以往少違天則便成罪案便犯天誅雖邀於神亦無所用之然則畢竟無禱乎曰還禱於天則解矣故丘之禱久矣　禮大夫五祀又儀禮所載士亦行之月令五祀户竈中霤門行白虎通又以行為井揚用修云井即行也行者井閭

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也者天人之撰也天地既闢文明之運漸開自堯舜以來夏商代嗚其盛至周而損益之文教大備載在周禮曲禮儀禮諸經始盡經緯天地之藴宜夫子樂從之與然他日又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聖人進退百王若不止於昭代之制者又何也曰周監二代

矣聖人雖有時行夏殷之禮亦何傷於從周乎　郁郁之文周公嘗用之以治天下為百世憲其在學者則由六藝之通而推之於六行成之於六德以達於聖人之道主萬世之儒矩焉則孔子之文是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則留反）

入廟而問蓋夫子初仕於魯而與助祭之列容或有

之一旦以章縫之賤而駿奔於清廟明堂之上耳目之所經歷不諱其為不知而問也乃聖人自反必問之心有必如是而後即安者乃所以自展臣子之忱在廟則禮然也故曰是禮也若曰吾問即是禮聖人不應誇口如是　按魯太廟祀周公世室祀伯禽而羣公則稱宫文王無廟主藏於世室當禘則遷主於太廟而行之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複廟重簷刮楹達

鄉反坫出尊宗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甚僭非侯制矣孔子之每事問或有以哉夫子入太廟既每事問及既灌以往又不欲觀至或人之問其說又答以不知合之具見聖人許多苦心處不欲正言以訐宗國之失而默寓救正於萬一忠厚之至也及歌雍舞佾侃侃以義誅絶魯君臣一時胥有儆乎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許師述云射有五善不專主皮然不中不可以言射鄉射禮亦云不貫革釋貫猶中也若所謂貫革云者即穿札之謂非甚强有力者不能及故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周衰禮廢射者不知有雍容禮節而但逞勇力以主皮為善孔子所以惜而歎之　鄉射即大射賓射燕射古者射習於澤宮蓋鄉學也故云鄉射若庶人田獵之射則主皮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去羊存羊葢師弟子有感於時事之衰先王之政不復行於天下也故私相寄慨如此去羊者有傷於禮亡而存羊者有幸於禮存也然只此可見聖賢胸次如霄壤之隔倘以之用世則子貢便多詭激拂人情阻事機處夫子則平情以應自不乏挽回匡救之術批郤導窾游刃有餘地凡以賢人之言觀聖人始知聖人眞不可及也　古者天子頒正朔於邦國每月之

政皆有時宜如月令所言載在守府傳之先世故諸侯每朔必告廟一切刑賞黜陟皆禀一王之法而布之無敢奸焉非徒奉君親亦以馭臣子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不視朔則每月之政令何所禀承諸侯無以馭大夫大夫無以馭陪臣所以養成季氏之惡故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其所由來者漸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事君者內盡其心故外盡其禮葢有見於臣道之當

然而非貪位固寵之為也有一毫貪位固寵之心則流而諂矣諂者禮所不載緣春秋之世天下無君人人相習為驕蹇之風而不知怪故以禮為諂人心之壞一至於此聖人身示之極實以挽回周家八百年綱常而語意含蓄不露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臣之分等之天地天地以泰交化成君臣之道亦

然故君道以下濟為光臣道以上行為順使臣以禮方能鋤驕貴之色而下交於臣事君以忠方能破身家之私而上交於君此天地交泰之象也而世道之泰因之明良賡歌而後不多見矣、上曰事君盡禮此曰使臣以禮故禮之為物以正君臣以和上下而忠特禮之存者　猶之乎使也出之以恭敬退讓之節則為禮猶之乎事也本之以真實無假之忱則為忠禮與忠皆不失使事之實而已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魯論第三專記禮樂示從周之義則關雎一章葢言樂也樂之有聲古人皆以詩歌被之管絃奏之朝廟以為盛而關雎一章有正始之義為風化之所自出故歌頌者必以之為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洋洋盈耳也凡樂之舒焉而陽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或失之淫樂之慘焉而陰者謂之哀而哀之過則或失之傷惟關雎之音樂中有哀哀中有樂宛然適得

乎性情之正而不失天地中和之氣所以為善也哀樂不過本是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却被管絃中一一摹寫出來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也若只以聲響和平為不淫不傷則凡善歌者任取一詩而歌之抑揚高下適得其倫亦可以當關雎之義乎記所謂治世之音安以舒亂世之音噍以殺亡國之音哀以思使出於亡國之音則雖歌關雎亦適為哀思也　論語述云按毛詩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

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關雎之義也申公詩說云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由是觀之關雎后妃所作也所謂窈窕淑女葢指所求嬪妾而言未得而憂既得而樂此其性情之正可以想見且所云參差荇菜者

為潔俎豆以供祭祀賓客之事而后妃皆左右為之助焉汲汲於求賢內輔絕無幃房燕暱之情孔子所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朱子釋詩多不用小序小序傳自子夏成於毛公不無附會增益如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等語誠覺未妥然首云關雎后妃之德風化之始也則確乎其無可疑也若申公詩說傳自漢初文公似未之考故以為文王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言后妃之德宜

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愚觀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華國也子即太姒也太姒之配文王何待宮人寤寐思之至於輾轉反側而後得耶若謂寤寐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樂在於文王則尤不得性情之正矣昔楚莊王樊姬私捐衣以求美人而進於王即太姒求淑女之意而文王為聖君太姒為聖配當

時所以表正宮幃不暱私寵迥越尋常之上又非楚莊與樊姬所可同日而語也關雎為詩首篇所關於風化不淺而其㫖久湮故不可以不論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哀公問社葢問有國家者所以立社之義而宰予告之以三代之木欲因事納規維魯事於不競云耳故

借昭代之樹栗而推其本意所爲强公室弱私門之道宜於此而得之亦可謂善於進言矣子聞之而反以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責之葢有感於曾事之日非非區區言說之所能救直付之一慨而已然則曾事竟不可說乎聖人論事如良醫之治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專事標者快一時之可喜而無拔去病根之意則亦揚湯止沸之勢耳使民戰栗之策正治標之說更於此而求所以自治之道如夫子之

所以告者而次第行之庶幾補救於萬一乎治標之
說治之於已病而不足所謂成事之說遂事之諫既
往之咎也治本之說治之於未病而有餘所謂人不
足適政不足間一正君而國定者也況戰栗之說如
決潰癰刀匕一施而大命隨之予於是乎失言矣夫
子不直指其非而姑以空言惜之其寄慨於魯事深
矣　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亳社殷社也葢周克殷
即以亡國之社賜諸侯諸侯皆得立之以示戒魯東

有亳社西有周社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疑是亳社告災之時與周禮有軍社又書曰不用命戮於社宰我之對蓋亦有所本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焉於虔反好去聲坫丁念反

管仲在當時一匡九合事業儘恢宏彪炳宇宙實春

秋二百年以來一人夫子乃以器小譏之只為管仲心術不純學未聞道不免在功名富貴上立脚便占得地步小了天地間惟道至大以道視天地則天地為小以天地視萬物則萬物又小人於萬物之中僅處其一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曲成萬物而不遺以知道故也功名富貴在道中只是一物以一物受一器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其器亦不足有無而況仲之為器乎假而無當於性也其根柢也霸

而無當於王也其作用也則仲之為器小可知矣器小則易盈盈則偪偪則僭犯上無等充其類何所不至不儉不知禮皆從器小生來夫子就或人發問指點病痛自足為器小具一供狀而要之其病根猶不在此終難為或人言也　說苑以三歸為臺或又以三歸為内嬖云娶三姓之女未知孰是按下文塞門反坫己備宮室之僭此不應先以宮室言不若以三歸為内嬖又與下句相蒙以三歸為内嬖以備官為

外寵總見臣妾之過盛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館師張宇侗嘗語余樂其可知一章謂翕如下具元亨利貞四氣之妙分明天地氣象蓋樂之理具於人心人心即天地之撰故樂音自然通於天地非有所安排布置而然也翕非合也蓋貞下起元陽氣始振而尚多翕聚之意于時為春從之則始而亨矣盛夏

長養形形色色盡呈於兩間而無所雜者純如之謂也繼此則為利秋氣始肅大小各正者皦如之謂也繼此則為貞𤣥冬用事收藏復命種來春發生之意相禪而不窮者繹如之謂也四氣運於天而歲功成四氣備於心而樂功成一也其說甚善蓋夫子就樂中看出許大道理故以之語太師而曰樂其可知若僅就音響間按其節奏條理則太師固已知之乃煩聖人之奏技乎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夫子統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用於當時顧與諸弟子講求遺經以删定筆削詔來世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家喻而户曉之且行於萬世之遠則素王之任所以為大也此天意也天不生仲尼萬世如聾瞶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分明是仲尼一行教小影看封人

是何等眼孔邂逅一語雖及門游夏之徒亦贊歎不及賢矣哉　按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金鐸惟行軍司馬執之而木鐸之用最廣大抵皆以振文教在上則行而為政在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豈非言而為教者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古人作樂皆本精神心術之緼寫出非徒襲取於聲容之際者所以聞樂知德故聞韶即知其重華協帝

之舜德聞武即知其執競維烈之武德而功業之盛有不待言者古樂莫盛於韶武其盡美則同於此而更求其美之蘊其盡善則異葢世運升降為之而帝王之德亦於此可想見矣　按書唐虞之世四方風動六府三事孔修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至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其氣象雍容廣大真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其盡善處可以想見　禮記載大武之舞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所謂
總干山立發揚蹈厲夾振駟伐威威中國久立于綴以
待諸侯之至者皆形著於聲容之間則未盡善處亦自
可想見　聖人借樂以儆示二聖人之優劣如此其寄
慨者深乎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王迹既熄聖人之教衰居上者往往暴以臨民盡是
苛急氣象由此紀綱風俗一齊俱壞行禮者縱忽以

決防居喪者忘哀以薄親故聖人合而言之纔言居上便無所不臨有寛道若不寛直不能容一物了如居上何纔言禮便只是敬纔言喪便只是哀三者正是循名責實學問觚不觚觚哉觚哉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未有擇里而不於仁者故曰里仁為美擇之斯處之矣乃人之於仁不啻居之有里也苟不能擇而處之

寧知避擇里之下又焉得為知不知所以不仁也故人之於仁處之非難而擇之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真處仁者處之以約而不濫處之以樂而不淫又不特處之已也暫處之而安久處之而化處者境而所處者心約樂而關固勘人之真實際也仁者安仁成德之地也知者利仁進學之階也人未有仁而不本

於知者但自其利仁言謂之知至以安仁言則知不待言矣　仁不仁只爭些子只一私念不化遇事便打對不過即能矜持於旦夕而久之已不勝其敗露矣故聖人下一久字要之矜持之時已是一團私意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人人有好惡之性而用之於人或失其則矣甚至好其所惡惡其所好者有之則以好惡出於我而不公

乎人故也夫好惡既出於我而不公乎人則好以天下而不謂之能好惡以天下而不謂之能惡必也仁者乎仁者無我無我無我之好取人之當好而止無我之惡取人之當惡而止兩人也而並分其好惡可一人也而時轉其好惡亦可如鑒之空如衡之平此非有見於萬物一體之原而學以克己者其孰能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初機人雖有為善去惡之念不是覿體承當惡根

仍在如爝火螢光雖有微明不禁魑魅出没若一志仁時發心既真直從命脉處討歸宿在此盡杜游移出入之路更從何處容得惡念在太陽一出魑魅豈有晝嘯之理學者由志道以後到志仁地步有多少工夫志仁則好仁惡不仁於為仁之功思過半矣然又曰欲仁仁至何捷也學者思之　志仁無惡正是超凡入聖關過此關是聖人路上人其進自不容已若未過此關時如團沙為黍捉影求形總無是處一

切長養成就只是惡胞胎結局　惡與過不同無惡之後方有改過工夫可做然過亦從惡根來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志仁以後工夫愈細即顔子不能不違仁於三月之後此中罅隙不多些子纔罅隙便有賊

子窺伺在嚴乎嚴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　沛音貝

求仁之功直欲動念處勘理欲關頭其為理與欲又只就世緣漸染處勘此關頭清楚欲富貴惡貧賤是人心之危而所欲有甚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是道心之微於此而能決不處不去之介必以道衡之不以道與富貴不以道與貧賤此非有見於精一執中之道者不足以語斯此所以為仁也若所處者惟在乎富貴所去者惟在乎貧賤而唯所欲所惡之為見

則去仁遠矣又何以為君子然則君子之於仁唯有貧賤一途是終身得力地雖終食之頃未始無去處交乘之隙使終食而為貧賤之終食則蔬食飲水樂也極貧賤之途雖造次仁也雖顛沛仁也苟舍此而欲處非道之富貴有斷斷乎不可者至此而君子所以鍊此心之仁更無躲閃更無方便所稱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不虛矣　此章只是教人安貧賤而不易所守於此不處即於彼不去必雙提富貴貧賤兩闕

者欲即此以勘此心欲惡之幾乘於道與非道之辨十分清楚而後謂之仁故也造次亦就貧賤說人處養富貴之日何等從容侈肆那得有造次境界顛沛是患難交加不特貧且賤而已或問何以知終食亦說貧賤之終食曰富貴既不處貧賤既不去則此一飯之頃果在何地然則註有添存養之說何如曰存養之功亦即在取舍之辨上見非有二也以為純乎仁而後能貞遇者亦非也陳白沙先生曰名節者道

之藩籬藩籬不固其中未有能守者此見道之言也

孔子圍匡七日子路曰吾聞仁者必容知者必用

如此說則天下更無非道貧賤可處豈知自人分上

看貧賤則非道自君子身上看未嘗非道也世人只

為見得有非道之貧賤所以怨天尤人無所不至破此

關便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

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葢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惡皆去聲

仁心體也心體有仁無不仁更不須說好惡更不須說力仁然人之心體不可見而見之於好惡兩端好必是仁惡必是不仁好仁惡不仁之謂真用力於仁者真為仁者也則為仁之力亦從可決矣張子曰領惡以全好者其必由學乎此即不使加身之說也不使加則不我加矣何用力而力不足之有然而不能

不加也人生自氣拘物蔽而後心失其體而欲據之

業已渾身子是不仁窟宅全體受障何但加之而已

此可謂能惡不仁乎則所好可即平旦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者幾希耳故夫子有感於斯而以好仁惡

不仁為未見於天下也且反覆言之不置云好仁惡

不仁無並用之力於此為好即於彼為惡或曰聖人

先言好而後言惡所好在仁則所惡自在不仁自有

不使加身之理宜於領好得惡而張子以為領惡以

全好何也曰既已好仁無尚矣何須更用不使加身之惡惟仁而有不仁以為之偶則好亦不全而不得不決所惡之一力惡之盡斯好之盡有味乎張子之言也善言學也曰由學云者又以見功夫之不易補聖門未盡之意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與仁分明是兩路出於過則入於不仁此其大較也然以類分其間出於小人者固為本心缺陷之端而其

出於君子者即是真心流露之地誠於其類觀之而君子之過有不可與小人同類而共棄者以其心無不仁故也心無不仁則其過亦仁中之過觀過可以知仁此惟善觀類者能知之亦惟真識仁者始知之也仁中無過而過未嘗不可以知仁於以見仁之無往而不在學者求仁之功自有真血路可入不得以牝牡驪黄之見當之也　知仁之過不必說周公孔子等項凡君子存心制事自不能無過只是他一點

天理決不損壞反有因過而見者若周公孔子自是仁至義盡有非常人所謂過者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凡事勢相左不得已而蹈不韙之迹皆達權之理非過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一生在道中作活只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恁地昏昏終無所聞則此生與道了無關涉遺却塊馬一身只是行尸坐肉一旦飇然而死臨歧之際若有一未

了之句當懸在生前至死不肯瞑目却是逋負而死

然亦甚可惜也一日不聞道一日死不得纔一朝聞

道生無逋負至此而死却就生時了過來故曰未知

生焉知死此朝聞夕死之說也　聞道不廢尋求亦

不關尋求不廢解悟亦不關解悟不廢躬行亦不關

躬行不廢真積力久亦不關真積力久道只是本來

人即率性之謂真聞道者盡性焉已矣盡性則與天

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生死之故然其要只是一念慎獨此一念圓滿決之一朝不為易須之千古萬世不為難學者省之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道不與物對知道者忘物忘富貴貧賤只是忘一衣食使倆物無大小其累道一也士居恒志道不必說到富貴貧賤上即一惡衣惡食稍稍動情不免有恥心則此心已為物漬久矣脚跟一差終身擾擾更

無進步可討故曰未足與議也葢亦言志之不篤故也　聖人論好學必自不求安飽來豈惟不求安飽而已纔有恶衣食之恥已未足與議故子路衣敝緼袍則喜之顔子簞瓢陋巷則賢之此中滋味聖賢大討便宜在幸無以寒酸見嗤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義無轍跡即天下所宜然之理而宰制則在吾心精

義者即心即天下渾然無內外感通之跡就心與天下一體中看出義之妙用變化無端而我不宰非即非離一似依比然視義似疎視天下轉親信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語此若離却天下以我制義孰為可孰為否成見不化可否之間未嘗不自以為義而不知為適莫也適莫者似義而非義義者化適莫而因之者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聖人每每並提君子小人其立心制行皎若氷炭而懷德懷刑懷土懷惠又就其神魂結脈處各各有頭路可指以見君子之所以上達小人之所以下流有如是者懷德非懸想有日進崇高之意而又時恐其入於匪彝也故懷刑則檢身之功益以密矣懷土者一心只是照顧坐下計其身之安不計其心之安也懷惠者坐下只是估便宜計其利之前不顧其害之後也此與君子正相反惟懷德故懷刑懷土故懷惠兩

下用心都勺水不漏　德中脈路最清著不得便安一念纔欲便安便成墮落於此只得用個防檢法門若防不及便當一味没入懷惠窠臼然則世之小人而號為君子者固不少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

放利多怨之至親戚叛之其究必為天下戮然小人每每不顧蠅頭之得不難殉以七尺之軀雖至死不悟於是孟子又動以本心之説曰鄉為身死而不受

令為宮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為小人者且奈之何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天下之亂皆起於爭人情相爭則不足相讓則有餘故先王制禮以教之其間一進一退一俯一仰玉帛之交錯拜跪之趨承大抵先人後已之意人主躬行讓德以制禮之本凡事皆深自抑損視匹夫匹婦皆能勝予不敢以崇高自恃由是而禮教行焉百官讓

於朝萬民讓於野紀綱挈而風俗成治國之所以易易也舍讓而言禮其人主實有爭心一切制度文章不過為塗飾耳目之具天下何所稟式與人以為禮之無當於治也而不知其畔禮已甚矣蓋春秋之末禮文日盛禮意已亡人情漸趨於嚚爭遂流而為戰國故夫子有感而言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有位則必有所立位者有知已者則必有為可知者

此非可以取辦於當日者也念及此則隱居求志之學可不深慮而早圖之乎而顧急急乎有位之患則亦不思而已矣聖人就世人一副熱眼熱腸極難消煞處一作商量便令人有汗顏自反處若後世科舉習興幹辦得八股得當便一味想望高官大祿視天下事如兒戲傳舍又安可以聖人此言責之本朝賀醫閭陳克菴二先生辭給事御史皆至泣下後來罕竟做出好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參所金反唯上聲

一貫之道即天地之道非聖人所得而私也聖人自任以為吾道者聖人從自己心上看出此道滿盤流露一實萬分盈天地間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其血脈貫通處渾無內外人己感應之迹亦無精粗大小之殊所謂一以貫之也一本無體就至不一中會得無二無雜之體從此手提線索一一貫通纔有壅淤

便與消融纔有偏枯便與圓滿時時澄徹處處流行直將天地萬物之理打合一處亦更無以我合彼之勞方是聖學分量此孔門求仁之旨也求仁之旨忠恕之說也假令曾子未唯更作何謂之問則夫子必以忠恕答之而謂曾子淺言之以解門人之惑者謬也何也天下無心外之道聖人無心外之學也此心本一實萬分無有內外人已感應之迹亦無精粗大小之殊所謂忠恕也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

恕是一貫真頭面又以忠為一恕為貫者亦謬也葢曾子於聖人之道以身體之而實有得焉一唯之下得心應手將聖人無限幽深宏勝不可思議妙道只作布帛菽粟承當在所謂善發師門之蘊也　一貫之宗本之大易其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千變萬化無窮而復於太極周子太極圖說更發其蘊此天地人至妙之理然不必作一貫解說是一貫反屬安排

此葢聖人就自己心上言心無死地則曰貫無所不貫則曰一以貫之非以一貫萬也一以貫之便還他天地自然本色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曾子平日只在忠恕上做工夫未有實心合道之妙故夫子就忠恕上指出道體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忠恕是也曾子一聞此言如寐者得呼而醒見得平日所用忠恕之功只在有思有為上湊泊一旦顯在無盡藏如此淵淵浩

浩不覺心力俱墮一切語言無可承當直曰唯而已一唯之下正好用工夫便不必改頭換面要之唯後之忠恕不是唯前之忠恕矣必以忠恕解一貫者自門人分上固下學之津梁自聖人分上亦上達之照影也　曾子質魯其為學也守約一心一路一力作進步便得水窮山盡别有天地非人間依舊是自家裏住　曾子以忠恕解一貫若未達則有大學一書在可為深切著明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義喻利喻猶曉也如牙人辨百貨一經眼目將骨髓都透盡理會他自有獨解處比他人分外看得清須是平日經識多此可以知君子小人之喻　象山先生至白鹿洞講喻義喻利一章大抵言科舉之習仕宦之途名雖為義而實喻於利緣其志之所向如是故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一時聞之有流涕者至朱子晚年又與人言曰世間喻於義者

必為君子喻於利者必為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不可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乃知世間有以利為義之學有混義利一途之學夫惟有混之一途而後有假之一途然要之混不可假也張敬夫曰無所為而為之為義有所為而為之為利尚可容混且假否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賢不賢兩等人隨吾所見時時有觀摩時時有激發方是精神打成一片日知月化自不容已若遇平等人時亦須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思齊者不徒齊其人而已直思我之可齊者何在則不必取諸人而自賢矣內自省者不徒省其所有直省其所本無者安在則亦不必鑒諸人而自遠於不賢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之為言微也下氣怡色柔聲焉微矣抑猶有倫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假聲色而默喻親於道使父母安之若素微矣然不能必之於親也從違之端默於志取之茍有見焉弗敢安也親雖違於我而我之精誠未嘗一息違乎親其為幾諫如故也又不特見志已也至于暴于事為之著多方營救不勝其勞用其力於無可用而其心轉一氣轉和終冀親之一悟其為幾諫也不益遠乎此心稍與親相牴即是違稍

見親有不是處即是怨不違不怨其用心只在無形無聲上皆所謂幾幾諫之實也　幾諫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敬敬者聖學也忠臣所以事君孝子所以事親仁人所以事天地皆是物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大抵為役役功名而設如朝秦暮楚所至求合甘以其親遺萬里之憂者亦名教之罪人也遊必有方不出疆而載質為貧之仕時亦有之語云父母在

不許友以死君親雖並重忠臣固不先親而後君孝子亦不急君而遺親當其時則然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父母身上有許多難了而年壽一節尤不能必之於天者唵嗞之景難得易失喜懼交併自不容已兩念縈迴於方寸真有無一刻可以自遣而無方之養自有無所不用其極者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天下之道宣之於口易措之於躬難故言出而躬隨之已有不逮之勢矣積而至於易者日易難者日難心口相復往往尋丈之言而尺寸不可償豈不可恥之甚古人爲之赧赧焉不敢一出諸口而惟躬之責卒稱慥慥之學也夫子見得古人大聖大賢其文采不盡傳於後世故追想而思其用心如此如典謨所載帝王垂訓者蓋亦嗛嗛矣故特借以儆學者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今之人何獨不然古

人躬行之心重特從有言中看出無言來令人躬行之道亡轉從無言中看出有言來但其所以用恥者異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約就事上說而本之在心約之心從操存得來操存之心天理分上多人欲分上少故鮮失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言語說不出口大段是好事正欲留此精神在行上

若力行不前因循阻喪終成暴棄雖有欲訥之心亦無所用之兩者矯輕警惰機若相因而心惟一致益君子為己之學然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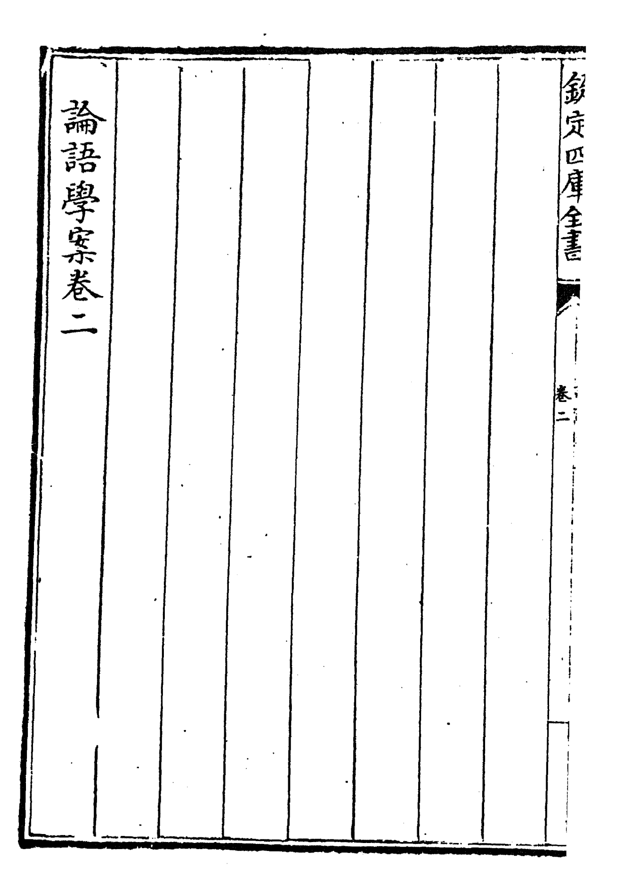
德者人心之同得相求相應自是常理其為不孤不待言者言不孤者蓋自學者修德言謂不可孤而自足也必有鄰者轉就不孤而言既不可孤而自足則親師取友之功自不容已矣鄰之為言親也左之右

之善相長過相規即出入守望之義使我無善下之心則亦不得而有之矣有之所以不孤也使我不能有之則雖師保在前直諒在後不免當面錯過而猥欲以獨學無偶之身自託於知希我貴之說其於德必無幾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易言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凡數之為病皆起於不誠以不誠之心處君臣朋友之間勢孤而情攜

未有能得之者也大臣格心良友之道亦然若取給於言其為情意已薄矣況至於數乎數而見辱我自取辱也數而見疏我自取疏也數而見辱見疏而猶歸過於君友者往往而是也苟反而思之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其於臣道友道思過半矣



論語學案卷二